

## “圈”外的你

□吴玉琴

清晨，打开手机，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考试通过的消息。上班路上，按捺不住心头波涛汹涌的喜悦，我点开朋友圈，写下一段饱含心酸、感恩与自豪的“小作文”，想在庞大的朋友圈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。

在单位结结实实忙了一整天，无暇顾及手机。暮色四合时分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早上发的朋友圈动态。“点赞和祝福一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多吧？”思忖间，我迅速点开朋友圈。出乎意料，点赞的人数竟然没到两位数。

“难道我无意中设置了部分可见？”我不甘心地点开朋友圈权限，上面赫然显示着“公开”。也可能是我发朋友圈太早了，大家都在睡梦中，没看见。我安慰着自己，但心里依然一阵阵涌起比夜色还浓郁的失落。

这一年，生活、工作和考证的压力像身后一直有人在追赶着我。白天没有半点空闲时间，为考试准备的复习只能放到晚上。一年来，我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睡过觉，早上闹铃始终定在5点。纵是这样忙，我依旧怕冷落朋友圈，在休息的间隙见缝插针地翻翻朋友圈，为别人发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。

我加了各种各样的群，凡是群里有要求转发、投票的，我第一个支持；微信有几百个好友，看见朋友圈有人发消息，我及时地送上小红心。一度，我觉得朋友圈是我精心浇灌的花园，那些悉心侍弄的花儿一定会将我的世界装扮得姹紫嫣红。

今晚点开朋友圈前，我笃定地认为：我的心酸、我的努力，我情真意切的倾诉，一定会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，获得众多的鼓励、安慰和祝福。而此刻，朋友圈的我，犹如独自一人置身于这星光闪烁却凉意袭人的夜晚。熠熠的星光是朋友圈遥不可及的“朋友”，而自己要面对的，是灯影里寂寥的小路和夜晚的风里扑面而来的沙尘。

被孤独和落寞严严实实地裹挟着，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家，却意外发现，母亲满脸笑意站在门口。

“不是说考试通过了吗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也是，这大半年你太辛苦了。我给你带了煲好的鸡汤，快点尝尝。”母亲絮叨着，眼神来回在我脸上“扫描”，又转身掀开砂锅盛鸡汤。

“妈，我自己来。”我像被晒蔫的野草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听玥玥说你考试过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看你，把自己熬得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不是我拉你后腿，年龄慢慢上来了，以后可不能……”母亲细细碎碎的唠叨声中，满是关爱，满是疼惜，满是深情。

母亲的话让我羞愧不已。因为，她是我刻意屏蔽在朋友圈外的人。我烦母亲唠叨，怕母亲担心，嫌母亲“多管闲事”，而将她设置在我的“圈”外，不让她看我的动态。而这一刻，“圈”外的母亲却如寒冬里的一汪温泉，潺潺地浸润着我、温暖着我，不知不觉将心底的失意和落寞轻轻抹平。

夜深了，伴着母亲轻微的呼噜声，我记录下了自己一整天的心路历程。破晓时的兴奋、暮色中的失落、深夜里的温暖。我没有发朋友圈，而是轻轻地点了保存。是啊，有“圈”外的母亲朴素而深沉的守护，有无观众，我都会成为一个充实、丰盈、精神明亮的人。

(本文作者为甘肃省作协会员)

时光织锦  
母爱成诗

## 母亲是一片瓦

□王举芳

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家的房梁都塌了。世界仿佛成了黑暗的一团，我缩在墙角，看着叔叔伯伯们布置灵堂，心很疼，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

春雨细细，滋润着万物生发，我家的屋顶开始漏雨，顺着东墙，流下一道道水痕。我们姐弟三个偎在母亲身边，问母亲：“妈，咱家的墙会被雨冲倒吗？”母亲摇摇头说：“不会，春雨好心着呢，它慢慢地下，不会破坏我们的房子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们小小的恐惧的心，安了。

转眼就是夏天，阳光火辣辣起来，我们放暑假了。母亲不舍得让我们跟她去田里，她说毒辣的太阳会晒破我们的皮肤。下地归来的母亲一进大门，总是一张笑脸，即使笑容下的脸是那么疲倦。

夏日的天就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而且常常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。那一夜，睡梦中的我们被轰隆隆的炸雷惊醒，捂着耳朵跑到母亲床前，床上却不见了母亲的身影。我们姐弟三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。

“姐姐，屋里也下雨了！”妹妹惊慌地说。真的，屋外是大雨，屋内的雨点也越来越大。我抬起头，我家的屋顶有一块瓦似乎掉了，雨水肆无忌惮跑进家里。

“妈！妈！妈……”我们姐弟三人大声喊着，可除了雷声和雨声，听不到任何回应。“姐姐，妈妈不会不要我们了吧？”妹妹问。“不会，妈妈多疼我们，她不舍得丢下我们的。”我搂住年幼的妹妹。“那妈妈去哪儿了呢？”“别问了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屋外的雨一直下，屋内的雨一直下。我们的脸上，也有了雨点的痕迹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屋里的雨似乎停了。可是我分明听到窗外的雨声还在继续。走到刚才漏雨的地方，抬起头仰脸看，真的，屋里不下雨了。“妈妈在房顶上！”弟弟说着，推开门，跑出去，飞快地爬上竖在房檐下的梯子，我和妹妹留在

屋内。

好一会儿，母亲和弟弟回到了屋内，湿漉漉的头发，湿漉漉的衣服，浑身下着雨。原来，狂风吹断了屋后的树，砸坏了我家屋顶上的瓦，母亲没有喊醒我们，一个人找了塑料布，拿了旧瓦，上到了屋顶上。弟弟说：妈妈下梯子的时候，整个身子都在抖。妈妈有眼晕的毛病啊！妈妈和弟弟换了干衣服，又对我们说：“只要你们三个好好的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”

第二天天晴后，母亲让邻居修剪了他家的树枝，又找了泥瓦匠，把屋顶重新修葺了一遍，那个夏天，风雨很多很大，我们躲在屋里，很安然。

父亲的单位照顾我和弟弟去厂里上班，第一天上班归来，母亲问：“怎么样？”“不好，城里的女孩一个个光鲜亮丽，我和她们在一起，就像玉石堆里一片瓦，一点颜色都没有。”我满怀自卑地说。母亲低低地声音说：“有时候一片瓦，并不见得比玉石价值低。”我望着母亲，心里默默回道：“歪理。”七八岁的女孩，哪一个不愿意做高贵如玉的女子，而去做一片黑漆漆的瓦呢？

申请了集体宿舍，便很少回家。我生日那天，买了蛋糕，回家看母亲。母亲十分欣喜，拿出一件浅蓝色的裙子，还有一双高跟鞋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我很高兴，马上换上，在母亲面前转着圈儿，母亲望着我，浅浅地笑。

我们姐弟的穿戴越来越时尚漂亮，而母亲，依旧是一身多年前的旧衣裳，她说人老了，穿得光鲜了，不自在。

时光流转，转眼多少年过去。母亲六十大寿，我们姐弟商量着给母亲买了一个玉手镯。母亲欢喜地把手镯戴在手腕上：“人家说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’，我觉得瓦全了，玉也不碎，才是美好的事……”

我猛然惊醒，这么多年，母亲一直是一片瓦，而我们姐弟，是她守护的最珍贵的玉。母亲的眼里闪着玉一般温润的光泽，我的眼里，泪珠却如瓦上的雨滴，一颗一颗落进心田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

## 岁月的恩赐

□李晚照

女儿回到家，看见爸爸，便问：“我妈妈呢？”

爸爸一到家，看见女儿，第一句话也是：“你妈妈呢？”

这是一对父女多年来的对话。好像全世界的家庭都上演着同样的场景。

之后妈妈去世了，父亲见到女儿，还是问：“你妈妈呢？”两个人都愣住了，思念如潮汐，无法言语，一个失去一半的灵魂，一个失去最后的巢穴。母爱，像没有边界的天空，我们会经常忽视它的存在，实际上它覆盖了我们的一切。

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不完美的老妈。

朋友说，她和妈妈经常吵架，直到忍无可忍，赌气离家出走。等气消了，她发现自己还没走出五百米外的社区小公园，心里没着没落的，感觉自己还不如流浪狗，特凄惨。不久就觉得饥肠辘辘，她不停地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没超过三小时，妈妈就打来电话骂她：“你跑哪儿去了，面都坨了。”她立刻颤颤地跑回家，吃掉两碗面，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，继续听她妈各种唠叨。

妈妈形形色色，大多数家庭里的妈妈都是平凡人，没有优雅的姿态，没有高深的文化和眼界，甚至是河东狮。

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乡下妇人，不识字，脾气暴躁，她表达情感的重要出口就是发怒，动不动就大发雷霆，吼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。这与她娇小秀丽的外表形成反差。

但母亲又敏感爱哭，经常在骂了孩子之后偷偷落泪，然后变本加厉地冲父亲吼。而有文化的父亲脾气极好，要么不吱声，要么出去散步。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两个人的脾气却意外互补。或许这就是天定的姻缘，又或许必须有一个人让步。

我母亲牵挂着每一个孩子。做了一个噩梦，她就会提心吊胆，会不会是哪个孩子遇到了灾或难，直到一一确认无事，她才放心。孩子长大了，总是向外飞。孩子飞多远，母亲的心的半径就会有多长。

母亲分别在每个孩子的生活跋涉，千里万里，却一直没有走出过那个乡村。

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儿，她毕业后刚参加工作，在城市里还没有站稳脚跟，就急匆匆用微薄的工资带妈妈去旅游。朋友很惊讶：你不攒点钱，干嘛这么着急带妈妈玩？

她说，她是最小的孩子，妈妈年近七十，万一以后没机会了呢？

多年后，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女孩儿的孝心，父母有时候真的等不起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是多少人的痛。有太多父母等不到孩子的成功。

经常看到有师友在朋友圈晒老妈，自己即将步入中老年行列，居然还有妈，这种幸福只有拥有的人才会体会到。这样的暖心时刻在街头也可以遇见。

公交站牌处，两位老太太相遇了，一开始不熟，一聊便熟了。“你这是干什么去？”“我去看俺妈。”“你还有妈，这得八十多岁了吧？”“哪儿呀，我都虚岁八十了。”“哎哟，那你妈还不得一百（岁）？！”“九十九啦。”“真好！还有牙吗？”“牙没有啦，毕竟到年纪了，不过胃口挺好，能吃饭，用牙花子嚼着，吃得可溜了，晚上饿了也起来吃，能吃！”“咱妈真能，真不孬！”“哈哈哈，是啊，可不孬，有妈在，都不敢老。”

路人如我，一开始听着她们质朴的对话，忍不住笑，继而是艳羡和感动，感动于这份岁月的恩赐。

有妈在，不敢老，多么美好的生活逻辑。什么是成功人生？八十岁还有妈，应该是最温暖的范式，连岁月都败下阵来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协会员)